

(插图典藏本)

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昆虫记

[法]法布尔 (Fabre, J.H.) 著

译者 赵启东



中国书店出版社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

(插图典藏本)

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昆虫记

[法]法布尔 (*Fabre, J.H.*) 著

译者 赵启东



中国出版
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虫记 / (法) 法布尔 (Fabre,J.H.) 著; 赵启东译. — 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46-0736-9

I. ①昆… II. ①法… ②赵… III. ①昆虫学-普及读物
IV. ①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0112 号

昆虫记

出版人: 田 辉

著 者: [法] 法布尔

译 者: 赵启东

责任编辑: 罗平峰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32 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736-9

定 价: 24.80 元



(插图典藏本)

Souvenirs Entomologiques

昆虫记

[法]法布尔 (*Fabre, J.H.*) 著

译者 赵启东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虫记 / (法) 法布尔 (Fabre,J.H.) 著 ; 赵启东译. —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46-0736-9

I. ①昆… II. ①法… ②赵… III. ①昆虫学-普及读物
IV. ①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0112 号

昆虫记

出 版 人: 田 辉

著 者: [法] 法布尔

译 者: 赵启东

责任编辑: 罗平峰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 邮编: 100048)

电 话: 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
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: cpbh1985@126.com

海外总代理: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监 印: 傅崇桂

开 本: 32 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6-0736-9

定 价: 24.80 元



前言

《昆虫记》，也译为《昆虫物语》、《昆虫学札记》和《昆虫世界》，英文名称是 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，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。《昆虫记》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，也是一部科学巨著，它誉满全球，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，被誉为“昆虫的史诗”。

我们先来了解法布尔其人。法布尔（1823 - 1915）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、动物行为学家、作家，被世人称为“昆虫界的荷马、文学界的维吉尔（维吉尔是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）”。

法布尔的学识主要是自学而来的。通过自学，他先后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、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。法布尔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，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。另外，他在绘画、水彩方面也几乎是自学成才，留下了许多精致的植物图鉴。

法布尔的成就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广泛承认，也受到当时众多文人学者的仰慕，其中包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、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、德国哲学家荣格、法国哲学家柏格森、诗人马拉美等。因为《昆虫记》精确地记录了法



布尔进行的昆虫试验，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惯中的许多秘密，故达尔文称法布尔为“无法效仿的观察家”。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曾一致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。可惜的是，还没有等到诺贝尔委员会下决心授予他这一大奖，这位歌颂昆虫的伟大诗人已经溘然长逝了。

法布尔一生作品众多，但其中篇幅最长、地位最重要、最为世人所知的还得说是《昆虫记》。

《昆虫记》一书行文生动活泼，语调轻松诙谐，充满了生机和情趣。在法布尔的笔下，昆虫鲜为人知的生活和习性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出来，比如，蝉在地底下潜伏四年才会钻出地面，在阳光下歌唱五个星期就要面临死亡；蟋蟀善于建筑巢穴，管理家务，也是歌唱好手；蜘蛛在捕获食物、编制“罗网”方面独具才能；螳螂善于利用“心理战术”制服敌人……种种奇妙无比的现象，不一而足，相信你在读了以后，一定会为这些小小生物的特殊本领而惊奇和赞叹。

《昆虫记》中所描写的昆虫的本能、习性、工作、婚恋、繁衍和死亡，无不渗透着法布尔对人类的思考，其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。全书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，充满了对万物的赞美之情。书中曲折的故事，优美的文笔，读来引人入胜，在享受阅读快感的同时，还可以获得明晰的哲理，感悟天地造化的启迪，汲取精神力量。

在横跨了两个世纪后，《昆虫记》依然深深地扣动着全世界读者的心弦，感召着许多热爱自然的读者走出象牙塔，唤起人们对万物、对人类、对科学、对文学甚或对乡土的深刻省思。甚至



到了现在，这本书还继续在世界各地担负着昆虫学的启蒙角色，在经历百年后仍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。

早在 1923 年，著名学者周作人先生就已经将《昆虫记》介绍到了中国。到现在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，《昆虫记》的中译本已经不胜枚举了。

由于《昆虫记》原文有将近两百多万字的内容，篇幅实在过长，且很多内容比较学术，有些内容所涉及的昆虫中国读者也比较少见，所以，我们此次编辑的这个版本，所选取的都是其中流传范围较广、所讲述昆虫也比较常见的文章，这些内容体现了《昆虫记》一书最精华的部分，希望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最愉快的阅读享受。

目 录



昆
虫
记

荒石园	9
论祖传	16
爱好昆虫的孩子	20
登旺杜峰	36
蛻 螂	49
蝉	60
两种特别的蚱蜢	71
蜜蜂、猫和红蚂蚁	85
西西斯	94
卷心菜毛虫	104
蟋 蟀	108
新陈代谢的工作者	127
狼 蛛	129
迷宫蛛	146
黄 蜂	154
舍腰蜂	172



天牛吃路	192
石 蚕	195
玻璃池塘	198
寄生虫	200
萤火虫	206
松毛虫	220
孔雀蛾	237



荒石园

一直以来，我都有一个梦想：拥有一片空地，一片面积不需要大、被阳光整日整日暴晒的、长满荒草的空地。

不过，对于一个时时要为生活琐事甚至一日三餐劳心费神的人来说，想要在野外拥有这么一片空地实在是太难了！近四十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想法，买下一片空地，四周围上围墙，谁也不能随意入内。在这片空地里，我可以尽情地安排我的观察和实验，与黄蜂和蜜蜂倾心投入地进行交谈。是的，这正是我的梦想。一个我从未奢望能够实现，而如今却已经实现的梦想。

我很害怕这梦想实现得太迟，我害怕我可爱的昆虫精灵们不愿再亲近我！打个比方，就像自己手里有一个甜美的桃子，可却发现牙齿已经不能再咬动它了。

的确是有一些迟了。因为我那本来开阔敞亮的视野，现如今已经变得极为狭窄了。对于很多已经失去的东西，我毫无遗憾，就连那已经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，我也毫无眷恋，可这个梦想却让我无限在意。

在这个到处都是废墟的荒原中，立着一面破墙，它多么像



我，像我胸中燃烧着的追求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。为了信念，即使是残垣断壁也要屹立不倒。

啊，我亲爱的昆虫们，我到底还能再为你们增添几页恰如其分的描述呢？我的体力能允许我坚持下去吗？我的昆虫朋友们，将你们遗忘了那么久，你们会因此而责怪我吗？啊，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你们，关心着你们，我一直惦记着节腹泥蜂的洞穴中那些我还未解开的引人入胜的秘密，也一直惦记着穴蜂猎食时的令人惊异的细节。我之所以现在才来亲近你们，实在是因为我的时间少得可怜。在与命运的搏斗中，我几乎已经用尽了心力。毕竟，不把肚子填饱的话，又怎么能去追求真理呢？所以，我的昆虫朋友们，你们应该能体谅我。

长期以来，总有人指责我的作品语气不当，叙述太过随意。说白了，就是没有他们学院派那种学究式的词汇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不把一篇文章写得深沉、难懂，那这篇文章就是失败的。假如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你们讲话，估计你们马上就会对我敬而远之。再说了，我的文字虽然通俗，可我在观察你们的时候是耐心和细致的，在记录你们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的，这些你们都可以为我做证。我的表述既没有增加什么，也从不曾妄自减少什么，没有任何杜撰和臆造。

昆虫朋友们，假如你们觉得自己势单力微，不足以令那些满口经纶的学院派们信服，那么就由我站出来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：“你们是一群刽子手，你们杀死昆虫后再做各种实验，而我研究的则是活着的生命体；你们把昆虫制成冰冷恐怖的标本，而我却让人们感受它们的鲜活可爱；你们



总是在实验室中撕拉它们的身体，我却在蓝天白云下观察它们；你们做的是化学实验，我研究的却是它们的天性；你们探索死亡，而我讴歌的是生命。另外，我还想说清楚一点：人们在小的时候都喜欢大自然，喜欢小动物，可长大后，这种喜欢却都消失了，被所谓的自然学科搞得面目全非。而我要做的就是为年轻人写作，把被你们弄得面目全非的自然学重新变得让年轻人易于接受和喜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尽量保持作品的真实性和严谨性的基础上，避免你们那种干巴巴、毫无趣味的文体的原因。”

不过，现在，我并不想纠缠于这些事，我只想谈谈我的这片荒石园。这一直在我的计划中，现在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了，我要将它打造成一座昆虫学的观察实验基地。这片荒石园处在一个小村庄的幽静之处，当地人将其称作“阿尔玛斯”，意思是“只长百里香植物的多荒石的贫瘠土地”。当然，这座荒石园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耕作，只要花费工夫耕耘，还是可以长出其他东西的，但这样做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与收获相比，实在是不划算。有时候，如果碰巧下点雨，这里也会长出一些青草，吸引周围的羊群前来啃食。

荒石园里到处都是掺着石子的红土，有人告诉我，以前的主人曾在这里种过葡萄。不过，现在那些原有的植物，包括最容易生长的百里香都已经被挖掉了，这让我感到十分惋惜，因为那些植物对我用处很大，它们可以作为我养育昆虫的基地。所以，我只好又把它们重新种植了起来。

如今，这里已经长满了各种杂草。数量排第一的是犬齿草，这是所有庄稼人最厌恶的一种草，根除起来十分困难；数量排第



二的是各种矢车菊，特别是长满了橙黄色花朵的那种，每棵都披满了尖刺和星形戟。这些矢车菊长了好长一排钩子，如果你不穿上高筒皮靴，就来到有这么多刺的草丛里，那你就要倒霉了。比犬齿草和矢车菊长得高的是伊利里亚的棉蓟，它的枝干有的能长达六尺，末梢还长着大大的粉红球样的花朵和小刺，让想要采集它们的人无处下手。

只要土壤里还蕴含着足够的水分，那这些植物便会毫不吝惜地展示出它们旺盛的生命力。然而，当干旱的夏季到来时，这里就会一片荒芜，一把火就可以烧个寸草不留。

这就是我获得这片荒石园时的情形，当时，我把它当做一片伊甸园一样接受了下来，想从此将它当做我与昆虫们的伊甸园。这是我经过四十年与命运的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片乐园。

我把这个稀奇而又冷清的荒石园用“伊甸园”来称呼或许并不准确，因为它实在不招人疼爱，大概没有人会在这里撒上一把萝卜籽。可对许多昆虫来说，这里无疑是名副其实的乐园。那些生命力旺盛的荆棘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蜂类昆虫都吸引了过来，我从未见过在一个地方能聚集这么多的蜂类昆虫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似乎各个行当的蜂类都跑到这里来约会了。它们当中，有充当猎手的猎蜂，有善于建筑的筑巢蜂，有充当泥水匠的涂泥蜂，还有善于纺织的编织蜂，甚至连充当家具制造者的切叶蜂和负责开凿隧道的矿工蜂也都来了……啊，还有一些，可我哪能知道那么多蜂的名字呢？

咦，快看，这一位是干什么的？原来是只黄斑蜂。它正剥下开有黄花的矢车菊的网状叶梗，把它们刮成一个个小绒球，准备



带回去储藏自己的蜜和卵。

看，那儿还有一群热情高涨的切叶蜂，它们的腹部带着黑的、白的或者红的采粉刷，正打算到邻近的小灌木丛中，在那里选一些叶子，将其切割成圆形的小片，用来包裹它们的蜜和卵。

再看那一群穿着黑色丝绒衣的家伙，它们是谁呢？啊，原来是石泥蜂。它们专门负责加工水泥与铺制沙石，在荒石园的石头上，很容易发现它们工作时用的工具。

现在，再来看看那几只壁蜂。那一只正在一个空蜗牛壳上劳作，而另一只则正要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燥的木髓里，还有一只则在利用干芦苇的茎秆做它的窝，至于第四只，则直接搬进了砂泥蜂留下的空巢里，免费租用了人家的住宅。

大头蜂和长须蜂也来了。还有毛足蜂，它们的后爪长着一双巨大的采粉刷。品种繁多的土蜂嗡嗡地飞着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只腰腹纤细的隧蜂。这里就先介绍这些，因为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要是我继续说下去，很可能把整个蜂类的族谱检阅一遍。

佩雷教授是一位住在波尔多的昆虫学家，我在捕捉到各种昆虫后，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其命名。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捕捉的秘诀，以至于能抓到那么多稀有的昆虫。事实上，我并不是热忱的捕虫专家，我的所有昆虫都是从我的荒石园里找到的。我更喜欢观察活动着的昆虫们，而不是捕捉它们，然后将其做成各种标本。

建筑工人把荒石园的围墙建好之后，在围墙下留下了成堆的石子和细沙。不久之后，这些材料便被园子里的“住户们”利用了起来。砂泥蜂把住宅选在石头的缝隙中；长相凶悍的蜥蜴，挑选了一个洞穴，潜伏在那里等待路过的蜣螂；黑耳朵的鸫鸟穿



着黑白相间的衣裳，如同长衣修士般端坐在石头顶上高唱着田园曲。

说到那些藏有蓝色鸟蛋的鸟巢，在石堆的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呢？它们一般都藏在隐蔽的石头后面，如果你去移动石头，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们。

除此之外，在沙土堆里，还隐藏有掘地蜂和猎蜂的群落。令人感到惋惜的是，这些可怜的“居民”后来都被无情的建筑工人给驱逐走了。不过，还是有一些猎户们幸运地留了下来，它们整天忙忙碌碌地寻找着小毛虫。有一种个头很大的黄色蛛蜂，胆子大得离谱，竟然去捕捉毒蜘蛛。在这片荒石园的泥土里，生存着许多十分厉害的毒蜘蛛，敢招惹它们的昆虫很少。在这里，你还可以看到强悍勇猛的蚂蚁军团，在夏日的午后，常常能看到它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四处出征，去猎取比它们强大好几倍的猎物。

此外，还有各种鸟雀住在附近的树林里。它们之中有黄莺、麻雀、猫头鹰。一个小池塘坐落在我的房屋前面，里面住满了青蛙，一到5月，它们就会组成一个震耳欲聋的乐队。在池塘边的居民中，黄蜂可以说是最勇敢的了，因为它们竟敢连招呼都不打就霸占了我的屋子。在屋子的门栏上，白腰蜂也在这里安了家。每次我要走进屋子都得小心翼翼的，不然就会踩到它们，破坏它们的筑巢工作。在窗户框里，砂泥蜂把它们的土巢筑在软沙石的墙壁上，把我不小心留在窗户框上的小孔当做出入口。有几只迷了路的切叶蜂在百叶窗的边线上筑起了蜂巢，还有一只黑胡蜂在半开的百叶窗内侧建造了一个圆形的蜂巢。那些黄蜂在我吃午饭的时候总是会不约而至，它们自然是惦记着餐桌上的那些葡萄，